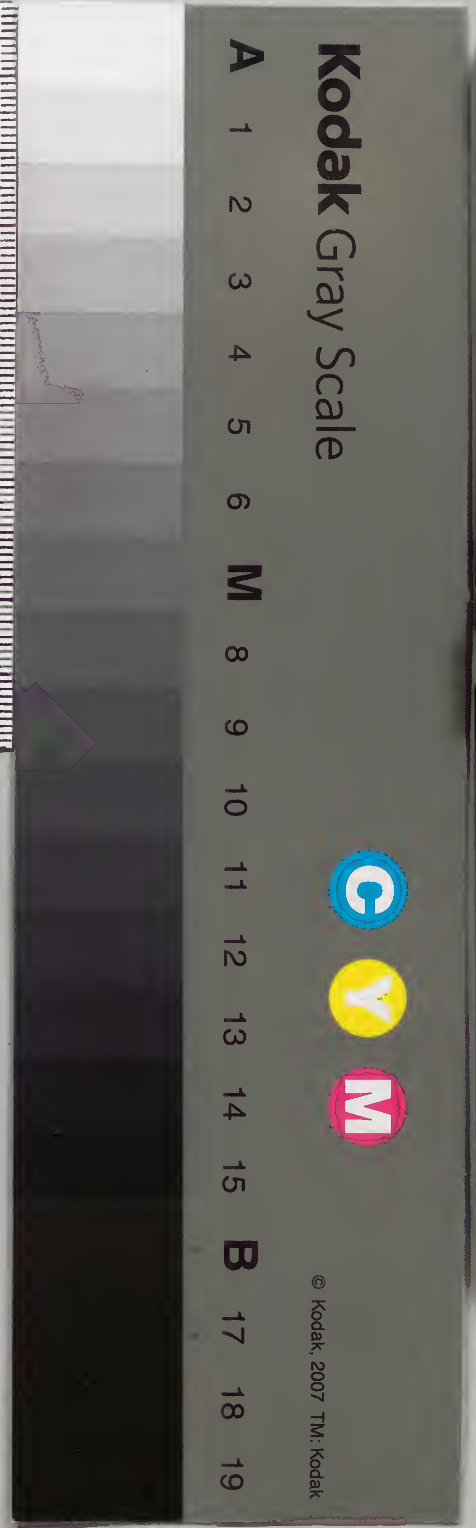


明治三刻
史記評林
八尾版
二

					漢書門
五	一	二			
〇	四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七	一			漢
九	五	二		書
〇	五			
八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	
冊數	50	(2)
函號	279		29



史記評林目錄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著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帝紀十二卷

索隱曰紀帝王之事故法天之歲是太歲皆十二年一周天也

年表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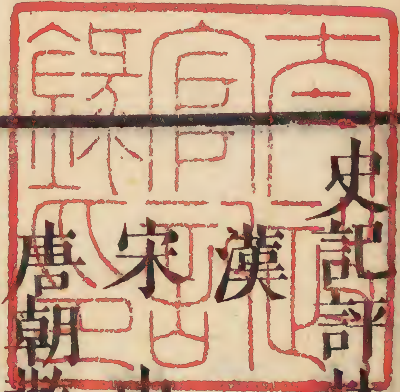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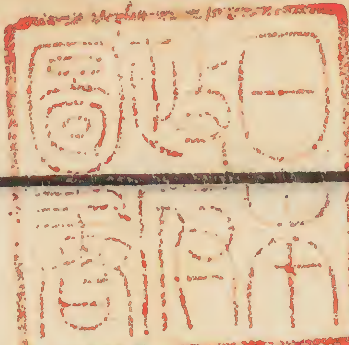
索隱曰法天之剛柔十日以紀時也

八書八卷

索隱曰法時有節以成歲也

世家三十卷

目錄



列傳七十卷

索隱曰法三十日而成月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亦其意也

索隱曰七十卷法八臣七十而致仕也

以上共一百三十篇

索隱曰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也

第一卷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第二卷

夏本紀第二

第三卷

殷本紀第三

第四卷

周本紀第四

第五卷

秦本紀第五

第六卷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項羽本紀第七

第八卷

漢高祖本紀第八

第九卷

吕后本紀第九

第十卷

孝文本紀第十

第十一卷

孝景本紀第十一褚少孫補

第十二卷

孝武本紀第十二褚少孫取封禪書補

第十三卷

三代世表第一

第十四卷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第十五卷

六國年表第三

第十六卷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第十七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第十八卷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第十九卷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第二十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第二十一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第二十二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褚少孫補

第二十三卷

禮書第一取荀子禮論補

第二十四卷

樂書第二取樂記補

第二十五卷

律書第三褚少孫補

第二十六卷

曆書第四褚少孫補

第二十七卷

天官書第五

第二十八卷

封禪書第六

第二十九卷

河渠書第七

第三十卷

平準書第八

第三十一卷

吳太伯世家第一

第三十二卷

齊太公世家第二

第三十三卷

魯周公世家第三

第三十四卷

燕召公世家第四

第三十五卷

管蔡世家第五

管

蔡

第三十六卷

陳杞世家第六

陳

杞

第三十七卷

衛康叔世家第七

第三十八卷

宋微子世家第八

第三十九卷

晉世家第九

第四十卷

楚世家第十

第四十一卷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

附

第四十二卷

鄭世家第十二

第四十三卷

目錄

五

八

目錄

四

六

趙世家第十三

第四十四卷

魏世家第十四

第四十五卷

韓世家第十五

第四十六卷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第四十七卷

孔子世家第十七

第四十八卷

陳涉世家第十八

第四十九卷

外戚世家第十九

呂太后

薄太后

竇太后

王太后

衛皇后

陳皇后以下附
王夫人

李夫人
邢夫人

尹婕妤以下續
鉤弋夫人

第五十卷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交

趙王遂

第五十一卷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賈

燕王澤

第五十二卷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第五十三卷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第五十四卷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第五十五卷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第五十六卷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王陵 附

第五十七卷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條侯 附

第五十八卷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 濟川王明

濟東王彭離 山陽哀王定 濟陰哀王不識

第五十九卷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 臨川哀王闕干

臨川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干王端 趙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真定王平

第六十卷

三王世家第三十缺
褚少孫補

齊王閔
燕王且
廣陵王胥

第六十一卷

伯夷列傳第一

第六十二卷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第六十三卷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六十四卷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第六十五卷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第六十六卷

伍子胥列傳第六

第六十七卷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第六十八卷

商君列傳第八

第六十九卷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以下附
蘇厲

第七十卷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第七十一卷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第七十二卷

穰侯列傳第十二

第七十三卷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第七十四卷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子

騶衍 附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第七十五卷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馮驩 附

第七十六卷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第七十七卷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第七十八卷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第七十九卷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第八十卷

樂毅列傳第二十

第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

附

李牧

第八十二卷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王蠋

附

第八十三卷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第八十四卷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第八十五卷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第八十六卷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第八十七卷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第八十八卷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第八十九卷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敖 附

第九十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第九十一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第九十二卷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第九十三卷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第九十四卷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 以下附

第九十五卷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鄴商

夏侯嬰

灌嬰

第九十六卷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周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幸賢以下續
黃霸

魏相
韋玄成

丙吉
匡衡

第九十七卷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九十八卷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缺少孫補

傅寬

靳歙

周緜

第九十九卷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第一百卷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第一百一卷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 附

第一百二卷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第一百三卷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附
石慶

直不疑

周文

衛綰
張敖

第一百四卷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仁 附
任安 續

第一百五卷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第一百六卷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第一百七卷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第一百八卷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第一百九卷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 附

第一百十卷

匈奴列傳第五十

第一百十一卷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該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一百十二卷

目錄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以下附
嚴安

第一百十三卷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蒼梧王趙光

第一百十四卷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第一百十五卷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第一百十六卷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第一百十七卷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第一百十八卷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一百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一百二十卷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第一百二十一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江生附

第一百二十二卷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鄧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第一百二十三卷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第一百二十四卷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

附

郭解

第一百二十五卷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一百二十六卷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目錄

十五卷

卷之六

東方朔以下續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第一百二十七卷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卷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褚少孫補

第一百二十九卷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一百三十卷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讀史總評

鄭樵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
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
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
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
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
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
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
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
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
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
之路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

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晁無咎曰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子謂不然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之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

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歿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廉頗酈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夫秦伯子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

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檣李書哀十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幾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不免乎絕與弃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立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又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

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黃震曰堯舜三代之事可爲萬世法者孔子于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爲萬世戒者又約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弃而不載者復爲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無責然太史生長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可不謂家傑之士哉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又曰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又曰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質也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秦觀曰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

取焉又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
愛不主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
于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林駟曰嘗考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
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
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
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爲田和
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
既卒始書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矣十二諸侯
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太
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
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

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

又曰嘗考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
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
時征利之非於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
叢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歷書則載古歷
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一十分之法者以見
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也

又曰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于天下
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
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
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
有大于列傳則繫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則師

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涉故以世家繫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勲烈冠于羣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侯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爲當世而發吁有旨哉

黃履翁曰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于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于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其寄籬下安敢望于長之風耶

曾鞏曰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備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

范祖禹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傳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王應麟曰班固謂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亡書顏師古以爲此十篇者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

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能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有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斲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竝觀之則雅俗妍媸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爲僞也

馬端臨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入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劉因曰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

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沅渡湘

弔大夫之冤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遼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
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
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
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洪邁曰太史公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
墓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
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
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
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
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
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及遂卒定從而
歸至于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
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新垣
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是數者重

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王愨曰太史公每用卽字如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其可將兵之類此善用字法處

王鏊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又曰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疏畧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又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鄭一鵬曰司馬氏豪材博學世掌天官漢興去古未遠文獻足徵故其書斷自軒轅訖于天漢上下三千年間約爲五十萬言成一家書雖時有牴牾然撮六藝之微言

弘三才之奧旨奇而不譎直而無隱蔽而成章語一代良史不誣也

黃佐曰昔孔子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于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於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脅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亾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於強秦則恐其亾之不亟於律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于戈以耗海內

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王禘曰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色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渠襲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矣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

何喬新曰粵自麟經絕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敘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

其實是辨而不萃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粟漆竹以至籍藁鮫魮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思之酷其不隱惡可見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敘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鵝脰不可剪鳧頸不可續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閑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

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竒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太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又曰按太史公所爲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

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蕩適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

又曰列傳七十九大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蕩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

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感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

又曰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太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誣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歿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

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灑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竝中神理矣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遷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

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蟻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足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壑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

也文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又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官殿官師郡邑其名

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奮最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陳文燭曰昔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明王道而辨人事子長自叙及之有意于孔氏哉三代之道若循環周秦之間文救矣漢興承救變易乃高祖一贊不言其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又仲尼尊周之意若其文萃乎如桓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學蓋其豪邁不羈寬大易直類乎其人耳孰謂文章之道止與政事通哉

又曰楚石奢自刎而死晉李離伏劍而死子長附諸循吏之後彼以爲立楚昭之名正晉國之法豈其身經蠶室苦深又巧詆之吏以循與之耶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縱父過聽兩入之心必一死而後自千載揆之有足憐者故重民命者有司之先務也奈何視如草菅也邳都寧成諸酷吏傳明著刑族以示戒而子長之意深遠矣

盧舜治曰嘗讀大史公自叙其生龍門十歲好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鄉嶧然後適梁楚以歸固知其足跡徧天下然後出其耳目之所矚睽唇吻之所談說以成一家之言非坐而索之無何鄉者

故其紀項羽則于鴻門垓下所以擁樊噲泣震姬者獨
得其嗚咽而歎歎紀高帝則于澤中沛上所以斬白帝
子狎故老歌兒者獨得其神武而慷慨紀諸侯表能列
諸國之形勢如賭之掌握紀貨殖能等大都之物產如
販之市廛田單傳叙其兵以奇勝也儼然一飛鳥神師
之頡頏留侯傳叙其討以智勝也飄然一赤松商山之
遙曳信陵下土真如蹠躩于夷門孟嘗好客恍若繾綣
干幸舍范叔何一寒如之也喜締袍戀戀於故人曹參
何不洽事如之也羨醇酒偏呼於從吏淮陰侯之戰拔
趙幟立漢幟雅譽其井陘空壁之雄李將軍之射飲虎
石騰胡兒畫書其馮門飛將之勇話田竇之過從難於
滿觴而膝席揭夫之罵坐誓於斬頭而陷曾凡此類者

蓋得之神遊發之神奇正如鹿門先生所謂曩之所云
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今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精也
髓也此爲獨得其解者也雖然古之文章以奇著者十
慮數家莊生南華之文玄而奇也屈原離騷之文怨而
奇也戰國縱橫之文闔而奇也太史公史記之文游而
奇也持是以睹古之作者庶可以語於奇矣反是索之
苾如探之冥如猶之乎南其轍而走鄒嶧北其面而向
九嶷也解不至於眩且惑矣

附

短長說上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木篆竹冊一袞曰短長其
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
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
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
假托以撰者余恠其徃徃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
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
佐釋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澱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
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
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
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疆內叛

之天下不哀容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僂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羨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澨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項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延解客有來謁者曰請湏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

有携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畫茹胆而令於庭曰夫
差尔忘越王之殺尔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
越勾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勾踐因以
夕枕薪畫茹胆而令于庭曰勾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
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
夫差報親而赦也勾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
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
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芊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憚君所悉也惟憚日
夜不忘齧齧稷異日安能頽首而事之今憚幸在遠可圖
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惧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
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憚之治
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
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
人若猿猴若蠶又若俚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
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
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
隕月不敗者為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也居
歲餘而蜀侯憚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
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
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
不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憚獨
不寬使司馬錯賜之劔蜀侯憚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

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苑燼移折宗廟勢又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泛家衆斟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又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異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

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任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觀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母乃以魏為貸乎信陵君知誅貸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賚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折曰：『安之。』此又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折，曰：『安之。』又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劔劫，砭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袞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諼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吾何患？馬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亡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賢、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髡殺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掃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

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吾何患？馬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亡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賢、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髡殺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掃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

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
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
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
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謹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
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
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
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讞而去之而泄
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
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怵怵焉
懼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
與邑以待薛公讞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
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

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
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
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
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
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
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
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緒惟其腴都五倍薛
而酬君何如薛公讞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
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
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
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
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

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亡，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卒君真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卒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卒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

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請侯曰：秦為無道，蚕食六王，趙舉勢，又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眾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又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又不行，行秦主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主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謙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

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鄆邲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鄆代之敗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單輜重千有餘乘聞之

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又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笑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

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為入北宅圍大
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
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
則穰侯為殲其眾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
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
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
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
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
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
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
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

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
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
乎何以至今曰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
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
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
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
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
吾救也不救魏魏又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
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
四而一之得十萬人眾喜曰吾聞王齧之恃秦眾也蓋三
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

曰不然公子不親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
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蝸以其角勁外而
尻內擻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
廉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
國帥曰唯上國之郵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
進退之節訊為之金鼓也利訊行賚不利訊行鉞也請得
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
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
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
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
戰酣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
遂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

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
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主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
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
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為我不敢比數於
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
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
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
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
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
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函
崒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

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於齊燕
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
絀哉泛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
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恠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
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
儻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
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織鱗鼎
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令鼓
馨揚鬣倏忽變化兩澤四裔垂領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
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裹刃鋸龍之首
而擬繪龍則無異於讐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
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
之楚楚主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肯臨之先生
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為人蜂準長見
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
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淡悍精而法於吏將帥競猛好謀
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愈勁祖楊赴敵左
堪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
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
夫田者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龜瓜者逐之龜豹
因是以齧齧人思又為狡麇若駁逐之狡麇駁因是以齧
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國龜豹

也秦則狡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自長準鷲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居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居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吏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提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又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巨則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救邑燕王

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雙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鮑秦王而雙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雙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兎兵又速加燕計不

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覲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蠱毒其吻荆卿蹠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又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又泛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狗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又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刼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噐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主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懼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祈存焉高譏

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櫻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
烏保以虜之馱馱百足橐駝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
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
上夕者按圖而不擇也曰衛蕞尔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
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
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
皇讀而疑忽弗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
以我封保也謂保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相久
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
為秦臣共取責不之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
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
保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
孔子監者曰叱嗟主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
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羨匿而事
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
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泛吏
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誣死者而有知也
奚以見孔子盧生質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
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繼秦於西夷
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
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昨三晉賓眼啟秦者商君也
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澠池之市

而民不思先主之困於趙也若笠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邾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

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載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卒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取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微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母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卒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主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栢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我乃間行謁

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恠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陽十公主砒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附

短長說下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答撫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隅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漭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按甲焉不佞亡臣之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人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

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嘆
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
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
之卒四十萬人其泛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
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
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兢兢焉而計
其隙即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技之乎
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獲短衣而環侍即毋烏獲明矣項
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侷其
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
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
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
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
蒙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
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
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
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孱主而相之母事治事
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豈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
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
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
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

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
驚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
譏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呃而未快志也又使藺卿之舍
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
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
也則以部開間曰牧為壽捍七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游
亡燕主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
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
國兵而齊懼亡欲從后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
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
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
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
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為敵間如伯者此全靈也雖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讞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滌火四上
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
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後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
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
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
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曰卜師
前卜師乃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
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策誰立亞父曰立懷主曰武信君之
敗於雍主也君侯柰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懷
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主之檀殺卿子冠軍也而胡

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
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又敗夫一呼吸而
存亾係焉非君主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
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
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剽項刳腹斷肢屠
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讞
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
已也以諸侯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
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
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
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
皆以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

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
訊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
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
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
籍令漢主與卿子偕而止也我君主之入關也我入關秦
且折而楚漢主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
漢主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
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
而置之且君主綱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
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爲
右焉雖然蒙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以受乎君侯其與
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

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躄勝寧淚自泥
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楚漢王叱曰
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之
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
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又貌見王王又貌取人則胡不以將
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
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劔疾聲若霆
霓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堅儒來
調迺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
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主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
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

也大主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
大主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
乃以死義帝為大主罪曰弑君而愚天下鼎之問太公且
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又太公死乃以是為太主罪曰殺吾
父弗羨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主語塞請和
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
以求太公楚王又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母以為兵端也
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
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拚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
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主以直予漢則母若以
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
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

元漢主內逼親外逼名又不敢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主
室劔歛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
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主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
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
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
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啟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
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
入嶠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力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鬻寡人
以奸而距曉闕義帝一介之使逆門不內寡人以為討寔
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
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主息肩

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裹刃嚮德飭據浮潛
汗巖寡人箠誓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
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主吏民意
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
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痲腎疾首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
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僂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為寡
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
大故耶季又萍諸由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
人不獲已廼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
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廼有
滎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域為孽為

鎮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主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王稱兵固陵矢鏃未交鳥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主趙主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主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不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敵足以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主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吊曰嗟夫大王之以

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眾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殉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略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指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盡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主噉喑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惠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略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主布衣之間為幸大主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主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主而之島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主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也讐德者薄也大主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主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卻也楚主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寔楚主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主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于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擐邯離之說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

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為掎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謙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太天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托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感項之勁也而中廢意快快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碩盎而為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思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曰得侍后未見不色懾者也今者乃不色懾也母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泛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泛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婦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

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
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遠
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遣女又慕以為關氏生子又為太子
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
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
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
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鐫之
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于冒
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

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
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辭扞之上曰虜貪
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而非為人餌者也
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關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
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
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
乃歎曰咲而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
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三武
安君訖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不假尺
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懾楚靡齊膠韓魏而
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

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
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
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
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
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
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
以關中東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
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
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止摧虜西遏強羸若拉朽然反
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
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

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
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
貴者諄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茲今天下安定以愛
歆易太子夫以踈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
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
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為上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
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
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
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曰寡人之竊寤寐高誼
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

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頭
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搖六國王而不能
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
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執鞭箠而共掃除
之役無不為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故以天下辱巢許故
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足增華於堯舜是
故其人箕涓益潏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
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
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
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
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
哉四皓委髮蛻臥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

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
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
見留侯曰子為之號驚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
者十九號山雞於市曰鷩也其不即以鷩而訕之者十
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鷩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
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
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
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為者
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歆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增史記卷之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
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
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敖沛懽甚已而酒見群臣倨謂曰吾
孰與古帝主稱鄼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過諛吾吾焉
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
如也夫堯唐起也舜天子之介壻也陛下侯布衣無尺寸
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為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
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
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
共工鯀驩兜而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
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

雖然請舍是而擬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叱
曰堅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
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
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
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
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
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黃
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
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歆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
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
不留行陛下血濼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
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因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

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推而正襟始皇
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母反
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母族錄此
言之陛下殆不知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
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嬃之讒也舍軍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
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
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為人長白皎
嚴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諭辟陽侯即辟陽
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饋上尊相
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
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

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
無所事傳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且又多
之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
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傳人主也十日而
不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
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
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
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
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
國侯右丞相而曲逆侯為左丞相

穎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主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
誅暴秦有天下是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

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僂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艱艱負乘，祿產寔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災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峭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主言雍丘之起，君侯寔布腹心。高皇帝削羸，掃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皇帝。耶為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頽

陰大慚，訛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主連和。

淮南王之推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僂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灑。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寔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疑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